

浅析《女勇士》中龙的意象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语系 孟凡飞* 新疆医科大学语言文化学院 李学民**

摘要：汤亭亭是 20 世纪末美国华裔文学繁荣发展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女作家，她写作的鲜明特征之一是将中国文化最大规模地移植进英语的文本。本文运用荣格的原型批评理论分析她的代表作《女勇士》中龙的意象，以说明汤亭亭在文本中表现出的对中国文化深刻的理解以及在文本中对中国文化多层次的描述。

关键词：《女勇士》 原型批评 龙 中国文化

华裔美国女作家汤亭亭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令人瞩目的美国少数族裔作家之一，她的作品不仅畅销文学市场，而且还得到了美国学术界主流文化的认可并多次获奖。她的处女作《女勇士》不仅是华裔美国文学发展史中的一个里程碑，而且可能是美国当代亚裔文学中最有名的一部作品（刘亚龙，2002）。该书最大的特征就是对中国文化最大规模的在英语文本中移植，书中充斥着对中国古典文学故事和人物，以及中国文化知识的运用（卫景宜，2003）。然而，正是这些对中国文化的阐释带来了争议。美国华裔评论家赵健秀在同汤亭亭的论战中指出，汤亭亭在文中曲解了中国历史和文化。本文运用荣格的原型理论分析她的处女作《女勇士》中龙的意象，来证明汤亭亭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并在小说中对中国文化从多层次进行了描述。

在文学作品中，原型往往指在不同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具有稳定性的象征、神话、意象等。荣格透过各种祭祀仪式和精神病理惊人的相似这一现象发现，产生自洪荒太古的人类最原始阶段的集体经验和一系列的原始意象、原型，才是无意识最根本的内容，即集体无意识。作家通过数千年代代相沿的文化遗传而获得，并不断承续下去，在各类文学样式中不由自主地反复凸显。（荣格，1997）

《女勇士》分为“无名女子”、“白虎山学道”、“乡村医生”、“西宫门外”和“羌笛野曲”五部分。作者通过第一人称描写她从母亲口中听到的关于中国的故事及她周围华人的生活状况。在这部小说里，中国的神话传说、妈妈的怪事奇闻、美国华人的现实生活、想像与现实以巧妙的手法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多层次中西方文化的融合。其中，在第二章“白虎山学道”中，作者以第一人称重新讲述了妈妈讲过的花木兰的故事，并在讲述过程中对中国历史和文化进行了丰富多彩的描述。在这一章中国语境中，龙的意象出现了两次。第一次，是小女孩在白虎山学道期间，在师父的指导下练习苍龙真功。作者运用大量笔墨对她眼中无处不在的龙进行了详细的描写，描述巨龙的血脉、肌质、牙齿、骨骼、肌肤等等。详尽的描述之后，作者又总结了她的感悟：“龙生存于天空、海洋、沼泽和大山之中，而大山却又是龙的脑袋。龙的声音如雷声轰轰，却也叮当作响，宛如铜盘。龙的呼吸是水也是火。有时龙独一无二，有时却又为数众多。”（汤亭亭，1998：26）

龙第二次出现是在花木兰率领起义军北伐推翻帝王的时候，看到路上，“龙王爷吸干了地里最后一滴水，成百万的农民放下锄头，在干渴的土地上面北而坐。”（同上：33）龙的意象在第三章“乡村医生”

* 孟凡飞，女，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语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语系，邮编：100083。

** 李学民，女，新疆医科大学语言文化学院助教；研究方向：语言应用与教学；通讯地址：新疆乌鲁木齐新医路8号新疆医科大学语言文化学院，邮编：830054。

中又出现了两次，一次是母亲向女儿讲述自己在中国学医时到闹鬼的房间里睡觉的故事。母亲说自己不是一点都不害怕，可是她想做条龙。（“我属龙”，她对我说，“你也属龙。”）她可不能软下来，她就该伸开龙爪，抖动一片片的红鳞，露出一圈圈绿色的花纹，危险时自我表现的好时刻。”（同上：58）龙最后一次出现在当成年后的“我”回到母亲家中，年迈的母亲以乳名唤“我”，顿时“我”感到压力的减轻，整个世界都轻了很多。然后作者说，“其实我是条龙，像母亲一样，我们俩都出生在龙年。我实际上是长女的长女。”（同上：100）

龙在小说中不同章节中出现，代表了不同的含义。要想对这几次不同的龙的意象进行考察，我们必须先看一下中国文化中龙的原型及其意义。龙是一种源自人类古老传说的神秘动物，早在7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成为华夏民族的图腾，之后又演变成中国的象征，中华民族的象征，中华文明的象征，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中国人也经常自豪的称自己为“龙的传人”。作为华夏民族的图腾，龙是几种不同动物的混合，其功能与含义随着历史的变迁也发生了一些改变。而《女勇士》几次龙的出现对这几种不同的含义分别进行了阐释。

1. 作为华夏民族的图腾徽帜

一般认为，从母系氏族公社起，每个氏族都用一种自然界中的动物、植物或者无生物作为本氏族的名称，并认为它们与本族有血亲关系，或相信该氏族起源于该种动物、植物或无生物。我们祖先最主要的部落黄帝族，以水族为自己的图腾标志，如鲛、鲤、龟、蛇、鳄等。而后来这些具体的水族动物意象和鸟兽复合为龙这一图腾徽帜。《山海经·南山经·南次三经》中对龙的形象描述为：“裊过之山，……浪水出焉，而南注入于海，其中有虎蛟，鱼身而蛇尾。”（王大有，1987：83）因为炎帝、黄帝均被认为是龙神或者龙神的后代，我们作为他们的后人才经常认为华夏民族是“龙的传人”。继而，龙又被认为是华夏民族生命力的象征。在《女勇士》中第一次出现的龙与天空、海洋、沼泽、大地紧密联系，象征了中华民族生命力源泉的厚博，龙的强大威猛正是华人内在生命力旺盛的象征。而文本中最后一次对龙的描述，是作者认为自己是条龙，证明了自己和母亲一样，都是“龙的传人”，这是对中国文化中“龙”作为中华民族身份象征的阐释，在华夏民族的图腾徽帜层次上对龙的意象进行了正确的描述。

2. 作为雷雨之神的权威

自先秦时代的古籍描述，龙就是和雨水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密切关系。《左传·昭公二十九年》：“龙，水物也。”《管子·水地篇》：“龙……欲下则入深泉。龙生于水。”《山海经·大荒北经》：“应龙……，乃去南方处之，故南方多雨。应龙蓄水。”在汉以后的年代，无论人们观念中的龙如何发展，无论龙的性质如何变化，龙作为主管雷雨、降水的神这一性质基本上始终没有改变。（罗二虎，1990：22）后期的民间传说中，无论海水，湖水，河水都是由龙王掌管，各地都立龙王庙，成为求雨者的奉祀之地。《女勇士》中对龙王这一主要职能也进行了描述。花木兰北伐之际，龙王爷不下雨，干旱导致了农民生活困苦，雷雨之神的龙王这时表现出了对人们生杀予夺的至高无上的权威。而作者正是通过描写花木兰对龙王的权威和皇帝的权威无所畏惧表现了这一民族英雄的英勇形象。从这个方面来看，作者准确地把握了龙作为权威代表的文化内涵并对其进行了详尽的阐释。

3. 作为力量的象征

东汉时期，龙的形象多作为镇守四方的四神之一出现在墓葬中，镇守墓中，驱邪除魔。如《论衡·解

除篇》中记载：“宅中主神有十二焉，青龙白虎列十二位；龙虎猛神，天之正鬼。飞尸流凶，不敢妄集，犹主人猛勇，奸客不敢窥也。”（周晓薇，2005：87）龙因其勇猛而成为镇守墓葬的神，而后龙更是成为了勇猛和力量的化身。因此，在“乡村医生”这一章中，当同学们为房间里闹鬼而人心惶惶时，母亲沉静自若地在整个宿舍楼里巡视，当其他同学质疑时，她甚至主动到鬼屋里睡觉。这时她并非不害怕，因为生肖属龙的母亲把自己看作了一条龙，无所畏惧，勇猛无比，危险当前就应表现出自己勇猛的一面。同时，母亲在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对同为生肖龙的女儿也提出了不能软弱的要求。最后作者在“乡村医生”的结尾中也说，自己和母亲一样，都是龙，自己要象母亲捉鬼一样，对现实生活中的困难和危险无所畏惧，勇往直前。在这一章，作者准确运用了龙的象征意义来表现母亲的勇敢和自己要向母亲继承这一优良传统的决心。

4. 作为中国文化的总代表

从图腾徽帜到权力的象征，从虚拟的生物到与其他生物并列的生肖，从古代神话传说到古代社会各种器皿和纺织品上的装饰，从帝制王权的象征到宗教意象，从甲骨文中的象形文字到随处可见的各种形容性词汇，龙这一文化符号经历了数千年的演变，不但没有消亡反而更加广泛的得到应用。闻一多先生曾把龙作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和文化肇端的象征，而龙文化的演变过程直接反映了华夏民族审美心理特征的变迁和中国传统文化气质的演变。因此，把龙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毫不为过。

龙这一意象的多层次含义及其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决定了对其理解的难度，而汤亭亭在《女勇士》中准确地从三个层次对龙这一中国文化中常见的意象进行了运用。通过对龙作为中华民族身份的象征、权威的象征、力量的象征等方面的描述，作者表现出了对中国文化各个层面含义的深刻理解。

参考文献：

1. 刘亚龙. 汤亭亭——20世纪末美国华裔文学崛起的急先锋. 西北成人教育学报. 2002(3): 60.
2. 罗二虎. 龙与中国文化. 海口：三环出版社. 1990: 22.
3. 荣格著. 冯川译. 荣格文集. 让我们重返精神的家园. 北京：改革出版社. 1997.
4. 汤亭亭著. 李剑波、陆承毅译. 女勇士. 桂林：漓江出版社. 1998: 26, 33, 58, 100.
5. 王大有. 龙凤文化源流. 北京：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1987: 83.
6. 卫景宜. 改写中国故事：文化想象的空间. 美国华裔作家汤亭亭文本中国故事的叙事策略. 国外文学. 2003(2): 111.
7. 吴天明. 中国远古感生神话研究. 江汉论坛. 2001(11): 67.
8. 周晓薇. 古代典籍中的龙王及其文化寓意.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5): 87.

Analysis of the Image of Dragon in *The Woman Warrior*

Fanfei Meng Bei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Xuemin Li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Abstract: Maxine Hong Kingston is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female writer in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boom in late 20th century. One of her writing characteristics is her massive transplant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in English text. In this paper, the image of dragon in her masterpiece *The Woman Warrior* is analyzed with Jung's archetype critical theory to prove that the author has great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culture and she describes Chinese culture from different layers in her book.

Key words: *The Woman Warrior*; archetype criticism; dragon; Chinese culture

(Edited by Nizee, Doris and Ashley)